

73歲的新總理 接替35歲的前總理

當地時間9月5日，在經過接近兩個月的政治僵局後，法國總統馬克龍正式任命前歐洲英國脫歐事務談判專員米歇爾·巴尼耶為新任總理。巴尼耶現年73歲，而他的前任阿塔爾則是35歲，上任才不到八個月。當天晚些時候，巴尼耶和阿塔爾在法國總理府出席了權力交接儀式。

對於這一新總理的任命，多數法國政界的溫和派人士表達了歡迎和支持。已經宣佈將於2027年參選法國總統的前總理、馬克龍盟友愛德華·菲利普稱，巴尼耶是一位有足夠經驗的穩重政治家；社會黨溫和派領袖、奧朗德時期的前總理伯納德·卡澤納夫則稱，巴尼耶是一位「有責任感」、「稱職」的總理人選。

不過，巴尼耶面前的路仍然荆棘叢生。任命剛剛做出，法國議會最大陣營「新人民陣線」便宣佈將對該任命發起不信任動議（motion of censure）。馬克龍領導的中間派聯盟「在一起」和極右翼國民聯盟僅僅表示，不會自動對巴尼耶發起不信任動議，但仍需觀察巴尼耶的施政綱領才會決定是否容忍其執政。考慮到法國政府必須在今年10月前遞交新年度的預算案，又有移民法、退休改革、赤字等諸多爭議性議題，「政治老將」巴尼耶要面對的絕不是一個容易收拾的局面。或許，這正是馬克龍提名這樣一位能夠處理棘手局面的「戴高樂主義者」的理由。

終身的「戴高樂主義者」

1951年，巴尼耶出生於法國阿爾卑斯山腳下的拉特隆什，家庭成員都是「戴高樂主義者」。戴高樂將軍於1959年執掌大權，開啟了以「戴高樂主義」作為底色的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巴尼耶受到家庭和成長環境的影響，政治生涯剛起步就與「戴高樂主義」有著緊密的關聯。1972年，巴尼耶從巴黎高等商學院畢業後，開始擔任多名「戴高樂派」部長的助理和秘書，並於1978年以27歲的年齡被選入國民議會，成為秉持「戴高樂主義」的正統政黨保衛共和運動（RPR）的代表。

從法國歷史的視野看，法國中間派和右翼長期存在三股勢力，分別繼承了大革命時期的正統派、奧爾良派和波拿巴派。前者對應的是如今極右翼的國民聯盟，中者對應的是溫和的中間親商業右翼，而後者對應的則是「戴高樂主義者」或曰「主權右翼」。自從第五共和國成立後，法國右翼的主軸一直由「戴高樂主義」支配。即便屬於中右翼的吉斯卡爾·德斯坦一度擔任總理，也不得不與「戴高樂主義者」合作治國。

巴尼耶長期投身在主流的右翼勢力中。2002年，「戴高樂主義」政黨保衛共和運動改組為容納了更多中間派的人民運動聯盟（UMP），2015年又改組為共和黨（LR），巴尼耶一直身居其中，不離不棄。巴尼耶在「戴高樂主義」政黨中的資歷和執政經驗，成為他歷任環境部長、歐洲事務部長、外交部長、農業部長等要職的政治本錢。

在右翼中，巴尼耶長期以親歐洲、注重歐洲事業著稱。早在2006年，他便協助時任歐盟委員會主席羅佐草擬《里斯本條約》。2009年，巴尼耶當選歐洲議員，從法國政壇轉戰歐洲政壇，隨後被時任總統薩科齊提名為負責內部市場與服務的歐盟委員，兼任歐洲中右翼政黨聯盟「歐洲人民黨」（EPP）副主席，成為在歐洲舞台上活躍的中右翼政治家。2016年英國意外公投脫歐，使得巴尼耶獲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他被委任為代表歐盟方與英國進行脫歐談判的代表。在三年的脫歐談判中，巴尼耶積極捍衛歐盟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作為歐盟「代言人」的形象，也為他刻上了「親歐派」的烙印。

然而，巴尼耶並沒有像許多溫和右翼一樣，在馬克龍2017年當選總統後跳轉陣營。作為一個終身的「戴高樂主義者」，巴尼耶堅持留在選舉成績越來越差、立場也逐漸右傾的共和黨中，並在2022年嘗試競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因此，與許多曾經搖擺於「馬克龍主義」和「戴高樂主義」的右翼政治家不同，巴尼耶對共和黨而言是一個十足



的「自己人」，這也解釋了巴尼耶的總理提名為何在第一時間受到了共和黨領袖們的歡迎，卻又受到新人民陣線的反對。

馬克龍的無奈選擇

從第一印象來看，巴尼耶的提名似乎並不符合邏輯。作為一個根正苗紅的共和黨人，馬克龍這次對巴尼耶的任用幾乎頗有被迫與共和黨「共治」的意味。事實上，巴尼耶也並非法國政壇主流猜測中的人選。直到任命前的24小時，法國媒體BFMTV還在報道共和黨溫和派領袖、上法蘭西大區主席夏維爾·貝特朗將出任總理。之所以最後任命浸淫歐洲政壇而脫離法國國內政壇十餘年的巴尼耶，馬克龍也是被迫無奈。

7月7日的法國國民議會選舉雖然形成了「共和陣線」，逼退了極右翼單獨執政的野心，也讓法國政壇分成了三個主要陣營：左翼的新人民陣線、極右翼的國民聯盟-西奧爾派共和黨，以及包括「在一起」、共和黨及部分地區和獨立中間人士在內的泛中間派。這三個陣營中，以泛中間派人數最多，但也不過210至220名議員，距離多數尚有相當差距。此外，由於泛中間派分為「在一起」和共和黨兩個陣營，且兩大陣營堅稱不會聯合執政，左翼新人民陣線便成為議會內的最大聯盟，使得他們要求獲得總理提名權，儘管其192名議員相距多數更加遙遠。

議會中沒有明確的多數，使得馬克龍不得不尋求一個能夠得到各方勉強認可的人士。左翼新人民陣線為總理人選提名爭論許久，但最終共同提名了巴黎市政府高級官員露西·卡斯特茨作為總理人選，並多次聲稱這是「唯一的選項」。然而，露西·卡斯特茨表現出完全推倒馬克龍兩屆總統任上經濟改革的姿態。馬克龍不願將其政治遺產置於危險之中，因此始終延遲對露西·卡斯特茨的任命，力圖在新人民陣線的極左翼政黨不屈法國（LFI）和溫和派政黨社會黨（PS）中找到分歧點，從而贏得社會黨的支持。

過去兩個月中，馬克龍一直做著這樣的徒勞努力。馬克龍盟友菲利普、貝魯、總理阿塔爾等人多次反覆呼籲，建立從「共和右翼」到「社會民主派」的大聯盟，以同時反對「極左」和「極右」。「共和右翼」指的便是以共和黨為代表的「戴高樂主義右翼」，而「社會民主派」則意在拉攏社會黨。社會黨右翼和溫和派人士在社會黨內「裡應外合」，呼籲社會黨第一書記奧利維爾·福爾不要被極左翼領袖梅朗雄綁架。然而，馬克龍在2023年強推退休改革方案激怒了左翼，奧利維爾·福爾則在2024年大選中帶領社會黨「起死回生」，獲得了極高威望，因此他對左翼團結立場的堅持難以被動搖。巴黎奧運會結束後，馬克龍就組閣展開政黨諮詢。「在一起」和共和黨威脅稱，只要有「不屈法國」成員進入內閣就自動發起不信任動議。「不屈法國」則委婉回應不強求其成員入閣，以尋求卡斯特茨組閣。

在這一背景下，馬克龍仍然駁回了卡斯特茨的選擇，並導致「不屈法國」發起了注定無法成功的總統彈劾。為了給這一駁回尋找正當性，馬克龍聲稱自己挑選總理的標準是「必須能夠在第一次不信任案中生存」。這就意味著，新總理的人選必須得到社會黨和國民聯盟至少其一的容忍，否則必然在第一次不信任案中垮台。遵循這樣的思路，馬克龍最初的潛在人選是社會黨身份的前總理伯納德·卡澤納夫和上法蘭西大區主席、共和黨溫和派領袖夏維爾·貝特朗。這二人一左一右，正好對社會黨和國民聯盟有拉攏的意義。

然而，新人民陣線和國民聯盟的激烈反應讓馬克龍的設想落空。9月3日、4日兩天，國民聯盟和新人民陣線的領袖積極表態，聲稱將會對卡澤納夫和貝特朗遞交不信任案。9月4日社會黨的聲明對容忍卡澤納夫提出了嚴格的條件，事實上意味著他們將支持不屈法國的不信任案。而國民聯盟則斥責右翼的貝

特朗在先前的議會選舉中對國民聯盟和其選民進行了「侮辱」，反對這一任命。至此，卡澤納夫、貝特朗這兩個政治立場接近馬克龍、姿態靈活的總理人選全部破產。9月4日，貝特朗的任命被取消當晚，馬克龍邀請巴尼耶共進晚餐，邀請巴尼耶出任總理，以滿足他為總理提名人設定下的「挺過第一次不信任案」的條件。

能否帶來政壇僵局中的「解藥」？

同為右翼的夏維爾·貝特朗無法生存，為何巴尼耶就能夠得到極右翼的某種寬容呢？答案潛伏在巴尼耶2021年爭取共和黨總統提名時組織的團體「愛國者和歐洲人」以及他隨後提出的政綱中。作為一個在1981年支持廢除死刑、在20世紀90年代熱衷於環保問題，並一度以歐洲聯邦主義者自居的溫和右翼，巴尼耶在2021年開始頻繁與強硬右翼接觸，標榜自身對共和黨的忠誠，並在移民問題上立場大幅右傾。

這位負責代表歐盟與英國就脫歐事務進行談判的「歐盟捍衛者」，開始秉持起與英國脫歐相似的論調。在競選活動中，巴尼耶強調歐洲正在因為移民問題遭遇危機，如果不對移民政策進行根本性改革，那麼會出現更多的脫歐案例。在將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增加每週工作時間和收緊社會福利開支等傳統右翼經濟議題外，巴尼耶將政策的重點放在了「主權和移民」這一極右翼最熱衷的話題上。巴尼耶建議歐盟整體暫停3至5年的移民接納，並主張法國大幅減少移民配額、限制以「家庭團聚」為理由接收移民、大幅縮減留學生接納等政策。與巴尼耶親歐形象更加格格不入的，是他在2021年9月聲稱法國擁有合法的主權提供憲法保護，使得總統不至於在移民問題上受到歐洲法院判決的威脅。《世界報》評估稱，這一觀點將構成對歐盟基礎的挑戰。巴尼耶的轉向幾乎是180度的：從一個親歐洲的右翼，轉而採納了類似疑歐主義者的觀點和論調。

無論是否是英國脫歐和移民危機的實際經歷讓巴尼耶改變了觀點，這一轉向在某種程度上恰恰契合了法國的政治風向。受到左翼嚴厲批評，並幾乎引發執政聯盟分裂的法國新移民法得到了超過七成選民的支持，顯示出法國民意在移民問題上的強烈右傾。巴尼耶則正是靠著疑歐主義的轉向，得到了國民聯盟的容忍。就在馬克龍提名巴尼耶之後，勒龐已經宣佈，國民聯盟將暫時容忍這一選擇，不會立刻提出不信任案。

巴尼耶的政策轉向並不意味著他是極右翼。自從馬克龍吸收了法國中左翼和中右翼的溫和派後，法國傳統中左、中右政黨的極端化並不難理解。無論巴尼耶的政策主張發生了什麼變化，他仍然堅定地置身於「共和右翼」陣營之中。2022年第二輪總統選舉中，巴尼耶聲稱他毫不猶豫地支持馬克龍，而不會與極右翼為伍。但毋庸置疑的是，提名巴尼耶，意味著法國新政府的命運，被置於極右翼的操控之下。由於新人民陣線的全盤反對，新政府是否能夠生存，只取決於極右翼願意在何等程度上提供支持。

從這一角度來看，7月的國民議會選舉的結果事實上是被「倒置」了。左翼新人民陣線贏得了最多的席位，卻在執政權上顆粒無收。

由於政府不可能依賴他們的支持，也就無須考慮他們的看法和態度。相反，極右翼國民聯盟在三大陣營中席位最少，此時卻成為名副其實的「造王者」。巴尼耶政府若不想被不信任案推翻，就必須尋求極右翼的默許，這也使得極右翼可以使用不信任案作為威脅，對新政府在移民政策等問題上進一步施加影響。

國民議會選舉中，執政黨與左翼互相配合，形成共和陣線，才逼退了極右翼看似不可阻擋的勝利。在選舉兩個月後，馬克龍卻選擇了讓政府依賴極右翼的容忍維生，呈現出「跛腳」狀態。

下南洋的鴻漸人

——菲律賓許寰哥家族的故事

施雪琴 編譯

他曾對他說，「我們一起管理農場，你負責管理中央農場。」他一直希望有合適的人能擔當重要的職位。在他的腦海裡，他總擔心農場裡的勞工問題。

其實他沒有必要擔心農場裡的勞工問題，因為我的外祖父又開始採取KASAMAHAN（同事）制度，一種建立在人際關係基礎上的合作制度。我多次聽到他對外祖母說，「那個人不錯，他/她是某一個僱員的兒子、女兒或者侄子/侄女。」他們有啥要求，都會向我外祖父提出來，通常他們的要求都會得到滿足。「爸爸總是樂於幫助別人，而且不限於小圈子裡那些人。尼諾也是這樣，所以我也從他那裡學到很多，要給與他人更多，幫助更多的人。」科莉阿基諾回憶說。

「以前的西班牙人管理者之所以售賣農莊，不能管理好工人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路易斯塔農場市場部的副總經理維魯拉說。「我們接管農場後，是當地唯一的一家種植農場，從來沒有發生過罷工事件。佩佩先生與梅達玲夫人是家長式的管理者，他們與員工的關係就像父母親與孩子那般親密。佩佩與夫人會邀請僱員工人參加他們的生日和其它重要節日的活動，那些職位很低的人也得到了邀請，那些職位高的管理層反而沒有得到邀請。這是外祖父建立關係的特殊手段。那些高級管理人員通常是按照商務關係來處理，而那些低級職位的僱員多是與他們相處很久的員工，需要感情來聯絡，這就是菲律賓文化的特點。只要你好好工作，僱主為僱員提供從生到死一生的保障。」

農場大多數日常雜務是外祖父的大兒子在管理，而外祖父作為農場董事會的主席，主要為農場發展方向掌舵。「佩佩先生是一個熱心腸的老闆，他總是關心員工的福利。」維魯拉說，「我們有一個職員，在農場工作了很長時間，我認為他年邁不能再繼續工作了，農場也不能白白養活他。所以我向佩佩先生建議讓他離開。我記得當時我說的是西班牙語。但佩佩先生回答說『我們不能卸磨殺驢，這個僱員年邁無用了，但我們不能不管他，他年輕時為農場做了貢獻，現在他老了，不能工作了，但我們不能就這樣趕他走，我們好歹給他一家桌子，一份報紙讓他繼續在



農場呆下去，不能就這樣簡單粗暴地趕他離開。與西方的管理方式相比，這種管理方式可能存在弱點。在一個高度競爭的社會，公司不能背負這麼多的負擔，因為那只會增加公司的成本。這種做法也可能帶來了不好的影響，一些僱員可能說『那個人做得比我少，工資還比我高。』但將心比心，將來每個人都會年老無用，這種處境將來他們也會遇到。所以這樣的管理模式有利有弊。』

外祖父是一個好心腸的人，這或許既是他的弱點也是他的優點。他的女兒科莉阿基諾在擔任總統時也面臨這樣的選擇。

他曾說過「不管怎樣，與人為善已經成為我根深蒂固的習慣，難以改變。人們常說我太心善了，太好了，做總統應該變得強硬起來。我想這源於我父親的影響。」「當我們過分相信自己的力量，我們可能會被困難擊敗，遠離我們對上帝的信仰。在面對困境時，有時我們需要學會柔弱才能變得更加堅強。」

外祖父不僅是一個有生意天賦、專注賺錢的人，而且他也是一個很節儉的人。例如，他打開禮物盒子的時候，會小心地剪開透明膠帶，禮物的外包裝保持完好。我們不知道他是喜歡收到禮物呢，還是更享受收集包裝禮物的綠帶與彩紙？他打開盒子，然後把帶子纏成一個線球，再把這些東西放在他的床頭櫃裡。他不會扔掉舊物，常常變廢為寶。他的醫藥箱裡裝滿了空瓶子，放在衛生間的桌子上，以備所需。

外祖父一生都癡迷機械。他積極推動農業機械化，所以帕尼基糖廠與路易斯塔農場在他的帶領下發展成為菲律賓最成功的農場。